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

上
廣樹纂評

十五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1





山陽云余不喜曾文
况讀三蘇而次至于
此如與快友談罷更
逢紗帽惡客安得不
悶悶非敢識古人將
視以為成故其不滿
意處一一表出以質
世君子觀者無罪幸
矣
鹿門云直從此叙起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曾鞏子固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校倉州過關上殿疏

臣聞籠括全篇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光錫祿賜烏賜齊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

卷二十七

010190603330

山陽云余見其繁不見其簡見其近不見其古不知歸愚何以稱贊如此

鹿門云一句結有神

山陽云此處宜有結

束語無之故文勢散漫而入宋處似平列矣

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始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界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

1701

又云余改策字為錯

又云上着功字而此無對之之字唯言未

有高焉者不知何物之高乎

鹿門云直從此說起以見真宗之功大

山陽云結語各各不同似作者故意為之而讀者唯見其疎脫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遙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不可無此振厲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

山陽云起手言宋過

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
 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
 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
 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
 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
 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
 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
 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
 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
 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
 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

絕前代既歷叙前代
 而及宋宜詳其所以
 過前代之故而巳今
 絮絮平叙功德畧無
 回顧應語何在其
 為文也

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首決
 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
 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
 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
 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昇近因於世俗而
 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
 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
 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
 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

又云數着可謂有云
 云句亦覺散漫

鹿門云再擊起前世為後而立柱

山陽云古今文法叙實畢然後議論是非今歷叙宋諸帝未着結束語而忽入賦役刑法操柄之論衡決甚矣

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官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

穆堂云航淨者渡海而來也索引者山阻絕以鐵索引而上也山陽云駢句讀之可厭

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果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以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淨索引之國非有發名而羸齋橐負以致其勢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社相與披

鹿門云到此一收拾
山陽云至此終能回
顧如狼疾人病始愈
千呼萬喚始回頭也

冊而論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邇遠凡在天地之內
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
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
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
柝之戒接於耳目按開前代本朝至此作大收束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
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
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
鷖戒有公劉河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
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兇首之武夫
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

又云起處言三代皆
不及宋而此又引三
代為證前後乖張矣

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
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疇俾勿壞蓋歌其善者
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
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
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
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
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
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
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
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

鹿門云曾公欲附古
者雅頌之意以宣明
國家其意全在此

鹿門云歸根在此
山陽云又言三代所
不及又乖張矣下承
以則字此則字無安
頓處矣

又云曾公此割欲附
古作者雅頌之旨陳
上功德宣之金石而
其結束歸於勸戒

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
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
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河酌言皇
引古進類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
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
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
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
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
結出規戒得周公名公進言之遺非封禪美新可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
念一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

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後循之無窮至千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
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儲同人云前美後戒奏疏中獨創一格其深厚逼
匡劉而又廓而大之此宋文之極盛歐蘇所不能
為也
原本經術氣質醇厚宜下筆時不知有劉向無論
韓愈也○同是點竄二典塗改雅頌而韓則奇峭
曾則溫醇各造其極○長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緩
文中節節關鎖層層提挈重規疊矩脉絡關通絕
無慵緩之病學者宜究心焉

原主傳文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六

福州上執政書

鞞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
 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
 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
 成就則如薤藁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
 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
 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
 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
 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感得而薪
 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
 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

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
 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
 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
 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碣
 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
 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
 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
 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調將母來詒

釋者以謂諭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

山陽云：此一段委曲波折，大見筆力。按前半數十行，則為合作，可惜可惜。

鹿門云：前本詩為案，意在此。

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輩獨何人，幸遇茲日，輩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輩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

京注唐八家詩集卷二十七

山陽云語語動人

又云此一段本不干

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

涉陳情而時置結束
回顧前意故可誦

又云水叙已之功勞
以望量移內郡也而
下此皆吾君吾相數
句不見痕迹
又云此一結大有筆
力複吾君吾相愈沒
痕迹

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

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鴛羽之譏陸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

本風雅以陳情紆餘往復蘊藉深厚匡劉遺風也

荆川云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山陽云前半幅引詩處太冗長不如後半之真摯吾知執政讀之欠伸不終篇終不及季令伯陳情動人也

鹿門云挑剔出來而仲云夫銘誌之著云云三句是主腦

又云以古者善人有銘惡人無銘分釋所以與史異句

山陽云警勸之道三

寄歐陽舍人書

輦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通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句故省虛字覺微欠通暢

鹿門云又挑出來

又云纒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

人之子孫者壹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諱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

山陽云猶之川久一句覺欠通暢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睇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

西仲云既拜賜云云
結篇首所感所論世
族之次云云結末首
所感

山陽云先敘事然後
入議論篇法斬截爽

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
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
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上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
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
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
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
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云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
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
人墓碣書特勝

銘近於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須俟諸畜道
德而能文章者逐層牽引如春蠶吐絲春山出雲
不使人覽而易盡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
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二年邕有白氣
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

晚村云敘事以言與
死向件為大綱
山陽云先敘事然後
入議論篇法斬截爽

朝可事

黠諛唐荆川家文讀本

確士云明土木之難將作徐理遺其家出都避乱亦是此意惜理之不能為忠臣也

山陽云叙事極簡議論極曲皆可見筆力晚村云此段言與死向件互說鹿門云轉說

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試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汚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豈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

又云尤明切人情

山陽云為天下者忽提起一語激昂豪壯如見其披髮而談

晚村云此段專發明其能言

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擬令與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

徐往唐末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七

十三

山陽云為天下者再用前語提起絕好

鹿門云轉說

山陽云不能言不肯言不敢言曾為一長句奇崛之甚後又出長句萬仞古木蒼藤

纏絡

晚村云此述其平素發明非一時偶然以

塞議者之口最是篇要處

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補出平日字問孝行見其言非偶然幸中者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言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

又云所立二字兼言與死

又云證其非偶然

山陽云此處劉子政語法其慣家也然語樣異常所以使讀者不厭又覺其一收拾前面也南豐議論

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肯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七

文吾以此篇為第一
雖蘇家父子恐有乃
不及也

聞脩云宋史忠義傳
云始宗且官京東與
李師道徐程尚同等
四人為監司耳目号
為四瞠人多惡之即
此書乃謂為世指日
者也人云知袁州祖
無擇以其事聞贈太
子中允亦與此書合
柳張中丞傳後故太
尉事狀脫化來山陽
云閱至此篇有馬頭
始見米囊花之意

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
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為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
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
父子事相類而剴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
封疆者無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
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為宗且一人發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

晚村云篇中專破此
說

又云原未嘗不通變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七

東萊云轉換好
但非如向之說

東萊云轉換好

晚村云正是向之說
東萊云說出骨髓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晚村云前段言其書之當介此却言其書之宜存是進一步法

鹿門云幾及所以不及其書之意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

東萊云轉換好

鹿門云程朱之學
鹿門云須識得子固
讀書所考訂次第
詳數如此

鹿門云須識得子固
讀書所考訂次第
詳數如此

鹿門云先提大綱說

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
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
善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
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
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
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
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
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
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琰之飾威儀動作之
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

鹿門云程朱之學

晚村云上段婦本人
主此却從士夫說善
于立言
山陽云往往以家自
累故也此結又一意
覺生技藝矣

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
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
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
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
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冒之野人莫不奸
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
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
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
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
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
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

鹿門云程朱之學

晚村云向傳大醇故舉其小疵處

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首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遵若云宋人叙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以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

朱子云關雎雖若專美太姒而實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

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叙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及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竊謂庶幾得之原本家人卦大學聖經齊家本於修身意較之漢儒學術又醇乎醇矣而文之淵茂不減中壘

山陽云識老筆老不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

着無用閑語讀之有
餘味目錄序數篇是
為歷卷

思廉謨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
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
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
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
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
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誤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
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
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
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

鹿門云以上俱詳次
陳書之所由成未
又云以下終次陳書
之所以下終次陳書
又云到是作家

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大
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
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
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
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
不取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
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
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
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忠
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

陳書卷之八

山陽云結處頗敘事
中意無滲漉末又以
詠嘆語結之從容不
迫

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
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列以
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
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
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
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
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
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
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鹿門云文屬典刑不
為風波而自可賞俯

綜舉成敗興壞一代政刑法制之詳而於安貧樂
義不苟去就之士獨致思焉一唱三歎能移我情
此文之以神韻勝者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
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
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

鹿門云名言

山陽云南豐多用虛字而幹旋處欠明了故不痛快耳
遵若云此序與眾書序相類而此為疎通

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

鹿門云禮制之不行則犯法衆而刑以之滋乎

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愚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

鹿門云禮之原如此

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而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節一

又云以上二者後世之所以失也

又云曾子固所言千古雙眼處

以為貴木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繫於為法以禦之

聖言唐宗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七

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朝愛其禮之存況於二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即所損益可知也意見歷朝之禮貴因時制宜不必過執先王至於拘迂而難行如三代以後議復行井田封建也通篇大旨以禮以養人為本作主而紆徐往復抑揚唱歎荆川所謂一意翻作數層者耶南宋文往往本此能補出三綱五常萬古不變一層更見立言無罅漏處

遵岩云此類文皆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荆川云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先大夫集後序

西仲云諸集是客此集是主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而陸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

鹿門云此處何等氣象才識

山陽云公之言云云
此下恐有誤脫不然

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承勇言得失而揚言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君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

則又以公獨以謂起
語意不通

鹿門云言死大夫之
忠讜而歸之天子此
所以為儒者老成之
論也非淺學所及

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斃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

西仲云於所序之外又補筆

遵岩云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時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惟勇言得失故遭逢明盛極知遇之隆而卒以齟齬終見直道之難行於時也聞揚先人使讀者忠孝之心油然而興起

范貫之奏議集序

晚村云叙事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許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鹿門云看它這幾或字議論即儘圓活指

晚村云議論山陽云一掃之公議

句是不脫頭目處

確士云國家有急則下詔求言至太平休養往往秉之仁宗不然所以為三代下之令主至神宗時此風盡矣
山陽云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云云此等處與魯公祠堂記順且誠云同一語意然血脉通融與彼異耳
鹿門云一唱三嘆之遺音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表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晚村云此意更深文章收勒尤緊

遵岩云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

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山陽云此篇與顏魯公祠堂記皆正大明白不以字句為切南豐所以能得稱大家者豈以此等耶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儲同人云。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揚厲。仁宗義猶魚藻。范公之忠直。仁宗朝之太平無事。能受直言。一齊傳出。有生枯雙管俱下之妙。行文典重。紆餘則又公所獨擅。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終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八

曾 筆子固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送江任序

遵岩云此意本不甚高故不得下文之以此辭

山陽云此等處學歐公而不善者耳如集古目序宜與此對觀則筆力高下可窺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

山陽云長句層疊處
不免宋人真氣宋人
音用與夫二字聯綴
上下語句

又云學曾文者每學
此等故成冗長可厭
觀遺岩集等可見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
務其變難適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
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
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
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
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
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與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
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
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

又云分明學蘇秦說
趙語法

又云吾知吾見語意
相類又下二矣字作

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
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
慮致職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
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
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
蠶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
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飲聽其人民之事而江
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
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
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

者故意作之也。然收結處如此排宕用之簡短文可也。用之長篇則欠勁矣。

山陽云曾送序以選黎安二生為第一沈選遺珠可怪

吾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政成意淡。淡說不入俗調。

儲同人云吏治莫盛於漢而漢法尤合於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以私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雖兩段分說。然一賓一主。正意只在後段。蓋江君勢既處於易。則宜上德意以利澤下民。其責有不得辭者也。勉勵之旨自在言外。茅鹿門謂古來未有此調。子固自出機軸良然。

晚村云。泛從自古人情。變緩說起。山陽云。反振有力。

又云。一層文勢雄厚。而生出下段。

又云。此非獨優與一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

卷二十一

句小住脚又說起文態佳

山陽云趙語入它意是南豐長處又其病處

鹿門云以上應轉風氣與中州異一句

又云以上應轉小其官一句

晚村云落下似拙而古

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說人少門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吾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破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設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此又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

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述說三層即俗情以破其見既已寬之實已勉之也氣清調逸此南豐一體近時學曾文者多尚之

鹿門云立意似淺然亦水人情而為之者錄之以為厭遊南豐者之勸

晚村云真率

山陽云送江任序與此命意大抵同而被厭讀此快觀者何也此碎破否文能碎乃可觀非於熟文者不知也

東坡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送江任序

宜黃縣學記

晚村云句法錯落
 確十云學其性猶云
 治其性勿以辭害義
 可也
 山陽云先舉其具而
 後言其所以有此具
 之要用如此二字結
 上轉下為一段中枝
 節

起。法。嚴。整。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此物禮節威儀言之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記要領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此就氣質識力言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

又備種死生句
 真見實語又用如此
 結上轉下為一段中
 枝節

晚村云又作一總字
 而下文勢蜿蜒扶輿

又云三代以來無此
 議論又矣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日新十分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事為言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業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五

聖賢存身家之言

山陽云正說長反說短文法變化

取村云學之關係如此

學記自商周說起此

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今

熟香可厭雖曾王之文不能脫乃知李泰伯袁州學記起凡絕俗宜乎傳誦不衰

荆川云只承敘事來

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近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極上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子而下從祭之上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視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入之情不樂於學者

東坡先生家文讀本

山陽云以上說建學之由以下言成才非難古今雖異為學之意則同

虞門云非見得真切何以有如此議論

晚村云就一縣而天下可推
山陽云南曹善用餘字結

鹿門云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源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其果然也。然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一月某日也。

先叙古人之建學。次序後代之廢學。後叙宜黃之立學。未叙勉勵士子之進學。雖未推闡天命人心之與五常百行之原。然漢代以來。能見及此者罕矣。行文不用間架。每段收住。處含蘊無窮。後惟朱子之文。肖其神味。王遵巖學曾不勉有形迹在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

山陽云死字伏後而
處死案婦人小夫知
烈伏下不復觀公之
大案

西仲云已上叙公生
平已畢下文方層層
發議

父兄景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揚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景卿伐其
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景卿撓其勢也在肅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
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
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
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

又云百忙中偏能拓
開一筆妙已上發
明首段代安祿山一
案

山陽云分明學昌黎
伯夷頌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
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歸公者
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
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
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
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
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

占注唐史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山陽云色態在顛跌
撼頓四字上文章下
字當會此等意

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_{息之類}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
自信也歟維歷_頭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
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
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
可乎故孔子惡_{斷得定}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
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
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
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
為堂而祠之既成一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

西仲云為祠堂其有
關係

山陽云烈字節字時
應篇首

又云筆中含有鄙夫
不可事君之意

鹿門云魯公之臨大
節而不可奪處凡四
五而曾公之文亦足
以畫一而照綴之令

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
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
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
所及者世不復議一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
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獨以死重公而以公之歷忤權奸連斥不悔以
至於死處層層發議與論孔宗日事相同其文筆
端莊李王孫所云骨重神寒天廟器者耶公之
伐安祿山是其大節故入手兩番領清折入歷忤
權奸家有法度○論人當觀其人公既為忠臣為
仁人雖雜於神仙浮屠氏言亦無碍且亦不必為

人讀之而法然涕洟
不能自己

之諱也。近世論人者，以王文成為禪學，至比於無父無君，而其生平之忠貞義勇，俱不計焉。果足為知人論世之識也歟。

越州趙公救菑記 名并熙寧三年以參政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留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

築可憫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一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噪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鹿門云：稔年故額也，非饑年。

山陽云明人動林而
京罵宋文不絕口何
知如南豐此篇真西
京風氣明人得物否

具也能自食者為之與能自食者分得極清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
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
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
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
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

又云以上寥寥碎碎
叙畢以一筆結之曰
皆公力也然後自朝
廷天下說至公功大
處累著議論休裁絕
佳

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
早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
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
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
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
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苗之
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
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
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
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
幸而遇歲之苗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

又云此結法與送李

叔序其巨細可知也
同一法

山陽云景尾点題休
製好

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
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
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
趙公救留記云

救荒之法井井有條不但可行於一方一時實天
下萬世之利也清獻實政得此文傳出後之為政
者可做而行之經濟賴文章以傳不得視為兩事

鹿門云趙公之救留絲理髮柳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柳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
其髮總救留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止如掌股間矣 山陽云宋人記文徒主議論者為蕭
皆是雖蘇公不免此習如南豐此記可謂之記也已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
年台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
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
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
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
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
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
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
意勤矣乎天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
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

山陽云句句名言又

見京鍊之工

山陽云結處未了了

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
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
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
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
久故謂政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
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私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
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
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槌然獨見破去前惑人
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
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
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

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

三思後行越畔之思也不出位之思循理之思也
遇事之來因時之變以求當於必然之理其於為
政也蓋庶幾矣清峭遵折轉近半山近日望溪方
氏宗法此種已足踳越一時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

鹿門云突然借事感
慨以破上之疑

又云以題小而引天
義以軒旋之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為其故蹟。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
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
此則說破深造道。德意不以。格病也。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
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

又云看他小小題而
結構却遠而正
山陽云右軍豈非仁
人壯士耶真殺風景
語使翰歐作之必不
如此結收

山陽云開手似韓送
鄭尚書序極佳

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
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
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
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

鹿門云小歇脚

山陽云於閩為土中

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組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螺絲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弱雖其上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險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

於閩為最平以廣着此句而後前面開話皆不覺開

又云余觀福州画舶來者往往作樓觀詭偉者以助山水之趣盖寫所見也

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盖已盡人力光祿卿自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欽峯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

山陽云記文因題起
議論文家熟套可厭
此篇終篇不着議論
而色態濃厚讀之乃
返不厭曾集中吾以
此為第一

鹿門云曾子固本色

山陽云雖學韓柳其淵源自西南夷傳淮南王諫兵書等來

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
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
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
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
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
云

建一亭無甚關係故只就山川險遠上着筆此做
枯寂題法於無出色處求出色也前水陸二段何
減韓柳

分寧縣雲峰院記

山陽云雖不及道山
亭記而叙事亦妙結
局頗奇殆可雁行

分寧人勤生而尚施薄義而喜爭其上俗然也自府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
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
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紵無懈人茶鹽
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
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
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
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
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譁張事關節以動視

武曹云起處四項平
說此從勤生側到三
項

山陽云以上與雲峰
院無干涉至後面治
生事云云以下幾句
出然後總不成開話
鹿門云有斟酌將篇
首勤王四事錯綜照
綴

聽其者書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立縣庭下
變偽一日千出雖咎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
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
俗之不。可。易。如。此。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
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
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
齋庖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
白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
語有分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士俗至有餘輒
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
蓄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

武曹云四項獨指薄
義別說上既從未能
當義說起此又就其
意再生波瀾作收妙
甚

又云收前幅
山陽云一結出題外
而通体皆動高手高
手

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斯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
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
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
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
嘉。之。以。署。激。衆。人。也。結。出。主。意。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若云浮屠可以式化邦人有助風教不徒道常有
所不能亦殊失吾儒立言之體矣文只云勝於薄
俗借道常以激眾人何等斟量盡善

書魏鄭公傳

晚村云先言諫諍之美

山陽云一意折為兩又折為四層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

晚村云以太宗始終事結佳
山陽云提句唱破有頓挫有氣勢

又云架對幽厲別為一段與成王太甲配

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息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余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

而讀之不覺其分段

妙

鹿門云以下三轉極

精神

山陽云主意在楚稿

上却以春秋為引文

執不窮

鹿門云子固本旨在此

又云此轉尤痛快

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
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
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
惡乎然則焚豪者非歟曰焚豪者誰歟非伊尹周公
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
也何則以焚其豪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
使後世不見豪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
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豪之所言其
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之非謀己
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
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

山陽云益知其賢以
下雖照應畢竟覺弱
矣剛之亦似可

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且豈杜其告萬世
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
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賢魏鄭公以破焚稿者之謬此借題立論法其博
辨英偉又曾文中之變者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八終

